

甘少波： 淡乃人生真味

研通社 徐向明

在和学长聊科研时，他一直强调那种“自然而然的忘我之境”。甘少波说勤奋、天分是在科研上有所建树的必要条件，但做科研的人更需要有一种特殊的素质：就是能够自然而然地进入“忘我的境界”。

走进甘少波学长的办公室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张仅放有电脑和咖啡的书桌。与书桌的简单陈设不同，屋子一角的书架上挤满了书，相对的一侧放着一张窄窄的铁床。学长今年刚好四十岁，但完全没有中年人的样子，倒是有些像实验室里的“大师兄”：运动鞋、休闲的西裤、衬衫。

在清华的“少年班”岁月

甘少波并没有太多地说自己在清华的读书生活，也没有刻意地强调自己是少年班的学生。只是在谈话中记者才不经意间得知，甘少波于1985年考入清华大学，当时才高中二年级，16岁。在选专业方面也不是刻意地去选择数学专业，只是因为当时少年班挂在数学系、计算机系名下。“两年的学习过后，有的同学选择了学习经管、建筑其他专业，自己在老师的推荐下，选择了数学专业。”当问起甘少波对大学生活的有趣回忆时，他讲到了自己那时下围棋的往事。“因为大学刚入学的时候正值中日围棋对抗

赛，聂卫平在全国是很有影响力的，所以当时学习下围棋的风气很好，在这件事的影响下，自己也学着下围棋。那时候每天上完自习、或者周末的时候就会找一些人下围棋，算是生活中的娱乐吧。”

没有关于黄金时代的煽情回忆，没有对青春已逝的感慨，讲话的语调也颇为平淡，少有情绪起伏；说到开心处憨厚地笑一声，在他的心里大学生活缩影为一次次上自习后下围棋的快乐、惟一次集体出游的快乐、每月17元生活费带来的快乐、冬天在“烧煤的教室里”上课的快乐。回忆往事，他没有抱怨过艰苦。“从农村里走出来，来到清华，生活水平提升了好多，所以很满足。”

“不思进取”的科研人

本科结束后，甘少波没有选择出国，因为“一方面，家里生活比较困难，没有那么多钱准备英语考试、申请出国；另外一方面自己也不愿意花太多的时间在英语上”。他被推荐到北大读硕士。硕士结束后，回到清华工作两年之后又回到北大读博士，博士毕业之后留在北大做科研、做教学。谈起这段经历，他的描述是“平淡，这一段经历都是顺其自然的。”在我们和甘少波一个多小时的聊天中，没有关于理想、人生的豪言壮语；没有人生的抉择阶段激烈的内心挣扎。没有刻意地追求什么，也没有刻意地想什么，只是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，一步步走到今天。当年选择留在学校也是因为“自己比较适合留在学校里，也没有想太多。”

谈起科研，甘少波明显变得更为健谈，他身体微微前倾，清嗓子，脸上的表情一下子放松起来。他拿起我手中的记录本和笔，写下了“无奇星号流猜测”这样几个字。“如果说我有什么工作比较满意，就是这

个了。我和我的导师合作，解决了这个猜测，大概是探索一个系统稳定的充分必要条件。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数学问题。”说到这里，甘少波无意间流露出自豪感，就像是在说自己有一个成绩很好的孩子一样。面对我们几个记者好奇而又疑惑的目光，甘少波笑着说“我只能说这么多了，太专业了，如果再说你们就晕菜了！”但是我问起他曾经获得的荣誉时，甘少波只是淡淡地说“那些都是很不重要的东西，我都已经记不清楚了。”“如果一定要说我有亮点和值得肯定的地方，就是我的不思进取，我也不去多想其他方面的事情。说的好听一点，就是甘于平淡。做科研、做教学就是按部就班地去做，对得起自己的良心，自己觉得很充实就可以了！”“真的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事情。”说完这些甘少波憨厚地笑了一声。

自然的“忘我”之境

在和学长聊科研时，他一直强调那种“自然而然的忘我之境”。甘少波说勤奋、天分是在科研上有所建树的必要条件，但做科研的人更需要有一种特殊的素质：就是能够自然而然地进入“忘我的境界”。科研不是一种刻意的追求，而是长期的“忘我”工作的积累，这个时候科研成果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。这种事情必须经历过才能体会到。”甘少波还说，对于一个学生来说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“不要被条条框框的东西所限制，年轻人要有闯劲儿，发现自己到底做什么事情会达到那种自然而然的忘我之境，然后就坚定地走下去。”回顾自己的科研历程和取得的成绩，甘少波从未提及到勤奋、天分这样的字眼。更多的是用“自然而然”来形容各种成果的到来。在他看来，所谓的成绩就是一个水到渠成的问题。☑